

高僧傳

无
破
卷

C40
4514
(126)

C40-4514

大明高僧傳敘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識

无礙菴

釋迦世尊自周昭王甲寅降生西竺成道涅槃垂
千餘載而至漢明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帝爲
首創白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興而僧徒漸盛於
是則有吳之康僧會晉之釋道安寶誌僧稠支遁
無識神僧名釋靈軌芳踪徧於天下微言道韻高
論良謨盈於簡牘作史者豈容已哉故六朝廬山
遠公唐宣律師宋贊寧輩乃修僧史及高僧傳各
若干卷又達磨大師遙知震旦機熟不遠數萬里

而來特授教外別傳之旨六傳而至曹溪其道大
振載傳而至青原南岳馬祖石頭其枝分幹布派
溢源深可謂魯一變而至於道矣然後百丈出叢
林備則有開堂入室豎拂拈椎一千七百則葛藤
蔓延寰宇首以道原禪師學士楊大年附馬李遵
勗輩作傳燈諸錄各若干卷入我

國朝

成祖文皇帝於萬機之暇乃於僧史傳燈錄間採諸
靈異者別曰神僧傳又若干卷於戲可謂盛典矣
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作史傳天

下不肖者恥今吾釋氏而有是書則使天下沙門
非惟不作師子身中蟲而甚有見賢思齊默契乎
言表得免亡筭者詎可量哉然僧史始於漢明傳
燈遠遡七佛皆終於宋惟神僧傳迄于元順而止
明興

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國家之治超于三代佛法之
興盛于唐宋獨僧史傳燈諸書尚寥寥無聞良可
歎也然吾儕有力者不以爲念有志者無以爲緣
而我

國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於唐子校刻前代金

湯編今歲又緝

國朝護法者以補其缺間於史誌文集往往有諸名僧載焉因隨喜錄之自南宋迄今畧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傳以備後之修史者採摭云爾

大明萬曆丁巳仲夏吉旦書于嘉興楞嚴之般若堂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譯經篇第一

正傳一人
附見二人

元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沙囉巴傳一

刺溫卜
迦囉思巴

釋沙囉巴西國積寧人總帥卽依發思巴帝師難染習諸部灌頂法又從著栗赤上師學大小乘時有刺溫卜善通餞曼德迦密教爲世所稱投之盡得其道所以善吐番音說諸妙法兼解諸國文字後因迦囉思巴帝師薦于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經各若干部其辭旨明辯特賜大辯廣智之號其時僧司雖

盛而風紀寢弊官吏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爲
僧害世祖每論至此切憂之乃選能者整維其失故
特授師爲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帝親勞送之旣至
江南盡削去煩苛務從寬大故遐邇僧寺賴以安之
隨改統福廣因師之氣正德莊嚴峻不倚是以多忤
同列嘗自歎曰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擾之耳朝廷設
官愈多則天下之事愈煩況釋教乎今僧之苦無他
蓋官多事煩耳所謂十羊九牧可勝言哉遂建言以
聞得旨盡罷諸路總統天下快焉師卽遁迹壠坵築
室種樹將欲終老至大中復召至燕京拜光祿大夫

大司徒皇太子諸王嘗問法要詔給廩館於慶壽寺
所譯之經朝廷皆爲刊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疾
賜鈔萬緡勅太尉瀋王視醫藥謝却之竟面佛端坐
而化帝悼之哀賜給葬遣使馳驛送歸故里建塔

系曰譯經之盛莫過於六朝盛唐鳩摩什實又難陀
輩及入五代北宋則漸漸寢矣況自康王渡江胡
馬南飲鑾輦馳遁淳熙之後雖有一隙之暇烏能
於是哉至元世祖而華夷一統始復有譯經之命
入我

國朝洪武建元以來以三藏頗足摩膝不至故止是

例今於元史僅得此人庶不虛此首科亦幾希矣

解義篇第二之一

正傳三十九人
附見九人

南宋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臨安上天竺寺沙門釋若訥傳三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五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

杭州下天竺沙門釋蒙潤傳七

杭州上天竺沙門釋真淨傳八

杭州慧因寺沙門釋盤谷傳九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

大山偈
我庵無

天竺齊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二

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釋淨真未詳姓氏從松江興聖寺若平法師雍染習
賢首宗嘉熙三年遊浙江諸剎因錢塘江壩毀江濤
泛溢災民師以偈呈安撫使趙端明日海沸江河水
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
浪拍天遂投身於海三日而返謂居民曰我在龍宮
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毀矣語訖復投於海趙端
明感其德具聞於朝勅賜護國淨真法師立祠於杭
之會祠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釋祖覺別號癡庵嘉州楊氏子也聰穎夙發獨嗜佛乘精究賢首宗旨盡得其奧後奉旨出任眉州之中巖四方學者雲委川驚而至日於開堂弗倦誨示汲引後學曲盡慈悲清涼一宗至師可爲鼎盛矣而於拈椎之外古今書史諸子典謨無不該研一覽成誦嘗修北宋僧史併華嚴集解金剛經註水陸齋儀等行世

臨安上天竺沙門釋若訥傳三

釋若訥奉旨住上天竺常領徒千人大弘三觀十乘五重六卽之道其詞辯若瀉懸河實爲當世四依也

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竺寺欲禮大士訥迎高宗問曰朕於大士合拜不合拜訥對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高宗欣然致拜又問歲修金光明懺其意爲何訥曰昔佛爲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令僧每於歲旦奉行其法爲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授訥右街僧錄賜錢卽修其道次年四月八日召訥領僧五十入內觀堂修護國金光明三昧賜齋罷訥登座說法上問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訥曰有本者如是高宗大悅進訥左街僧錄號曰慧光法師自是歲歲

此日入內修舉佛事賜絹帛五十疋七年八月召訥入內賜齋說法稱旨恩寵隆渥加異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釋了然號志涌出家郡之白蓮寺講演天台教觀二十餘年精勵後學白業潜修日惟一餐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雲中交戲空際忽然化爲神人從空而降謁師且於衣袖出一書示曰師七日後當行西歸了然既寤知是往生之應乃撾鼓集衆登座說法遺囑後事已而書偈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逸卽索浴更衣命衆同聲誦彌陀經至西方世

界倏然而化一衆皆聞天樂之音盈空祥光燭於天表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然傳五

善榮

釋了然四明人肄業於寶林因慕南湖之盛投之精究三觀十乘之旨閱大藏教無不知其大義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釋善榮爲同志相善凡所修進必偕榮嘗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等經宣亦爲助或遇西資會則施人手畫水墨觀音像二人結誓往生每說法則諄諄勸人皆求生安養從之念佛者衆一日宣詣榮之室默坐榮故問之對曰我西歸有期矣

難忘若道義與若淨土重會也榮曰正所幸願宣卽
集衆告別命誦經念佛號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
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正炎暑停
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帕裹之則異
香噴人傾城士庶來哀香涎愈滋闍維舍利無筭宣
入寂三年榮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諷普賢行法經小
彌陀經令衆同助念佛跏趺乃曰我爲赴宣公之約
言畢蛻然而化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

雲六夢夕澤

釋性澄字湛堂號越溪紹興會稽孫氏子也父滿母

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旣覺日光猶照其榻遂生師
四歲常戲拈筆爲佛像授以佛經卽能成誦若宿習
焉元至元丙子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石門謂三
世諸佛戒爲根本乃教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止
持作犯之義乙酉依佛鑒鉢公習天台教觀謁雲夢
澤法師於南竺普福澤一見深加器重歷居清班要
職因天台國清實台宗講寺後易爲禪乃不遠數千
里走京師具奏寺之建置顛末舊制之由元世祖賜
璽書復之已而欲東渡鴨綠游高麗求天台遺書聞
其國有事遂寢大德乙巳出住杭之東竺丁未吳越

大旱師率衆說法禱雨格應歲饑民死無以斂乃爲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南竺之演福至治辛酉驛召入京問道於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無量壽佛等經各若干卷事竣辭歸特賜金襴衣將行俄有旨卽白蓮寺建水陸大無遮會時丞相東平忠獻王請升座說法事聞寵賚尤渥賜號佛海大師泰定甲子任上天竺九年至順壬午六月朔忽撾鼓告衆曰我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魏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攀竟拂衣歸天竺之雲外齋歲餘

還越之佛果篤志淨土脩一心三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一日月旦衆以常儀問訊師遽揖曰老僧向非急於退步一十二年幾在半途矣今日則有明日恐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點視衣鉢用表無常衆爲念佛止曰佛須自念明晨却送別黎明衆集遂端坐而逝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有四夏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全身窆於清泰塔院所著有金剛集註心經消災經註彌陀經句解及仁王經如意輪咒經科並行世

杭州下竺寺沙門釋蒙潤傳七

古源竹堂傳

釋蒙潤字玉岡嘉禾之海鹽人姓顧父敏隱君子也

母孫氏實古源清法師之甥女母娠及誕俱感異夢
閏年十四依古源於郡之白蓮方禮伽藍神土偶皆
仆一衆驚異古源授經輒成誦遂命從祥公祝髮進
具古源見其銳敏授以天台止觀金剛鐔十不二門
諸書卽能了大意會古源歸寂乃事竹堂傳法師以
卒其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旣獲靈
應疾愈而心倍明利遂得分座於南竺演福湛堂澄
公來蒞其席潤居第一座無何出世主海鹽之當湖
德藏夏講法華衆嘗千指屑酤爲之易業瑞應之迹
不可勝紀遷演福宗風益振六年退院事高臥於龍

井風篁嶺之白蓮庵專修念佛三昧依者日衆宣政
院以下竺法席强起之寺方災惟普賢殿巋然荊棘
瓦礫中因慨然謂衆曰茲寺成於慈雲今殿尚存則
祖師之願力有在矣乃爲次第葺治而新之昕夕演
說無倦率衆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
三穗一日呼門弟子實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
已而告曰吾生緣殆盡茲惟其時驟稱佛號數百聲
泊然而化潤生平力修晝夜無怠嘗修常行三昧以
九十日爲期者七修法華金光明大悲淨土以七七
日者不可以期數故其潛德密行密證者有未易淺

窺之也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眞淨傳八

無極度

釋眞淨字如庵雲間華亭姚氏子也母朱氏夢月自海昇墮於懷覺而有娠及誕時瑞光滿室有異僧過指謂其母曰此兒海月法師之再來也九歲依化城寺明靜志法師授法華經歷耳成誦十六得度博究諸乘夙慧頓發乃以性學自許首謁杭之廣福雲夢澤公聞無極度法師化聲大振遂造其室盡得其學元大德間出任海鹽德藏法嗣無極其寺方圯淨竭力扶樹衆散復聚田爲豪門所奪復歸不數年翕然

成舊式也至治遷松江超果泰定乙丑元相脫驪舉住下竺居七稔講席不倦闢寺前之徑高大其門書佛國山以揭之至順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告休舉淨自代先是淨因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自愈矣叩以未來休咎示云汝却後二年當避喧大樹之下覺疾果差竊疑避喧樹下非入滅之讖耶及乎澄舉佳上竺至見寢堂西有大樹堂匾曰靜處始悟夢之所示由是禪心弘法學者常數千指元主慕其道賜佛心弘辯之號及金紋紫伽黎衣淨素簡重有古人風舉止不妄言笑夙

興默課法華經寒暑不輟癸酉冬預告終期乃命舟
亟歸於受業未幾示疾書偈而逝閱世七十有二坐
五十有六夏閣維得舌根頂骨不壞舍利五色

杭州慧因寺釋盤谷傳九

釋盤谷號麗水海鹽人師貌不揚而志氣超邁博覽
經史性枕山水之樂至元中遊五臺裁眉伏牛少室
名山勝地嘗云足迹半天下詩名滿世間時附馬高
麗潘王聞師德望具書聘講華嚴大意於杭之慧因
寺師展四無礙辯七衆傾伏王大悅師聲價益重後
至松郡構精舍勤修淨業日課彌陀佛號年七十餘

無疾預告以時端坐而寂有游山詩集三卷行世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

大山恢天岸齊
我庵無

釋允若字季蘅號浮休因雲門之傍有若耶溪後又
號若耶郡之相里人年九歲能通春秋大義父母鍾
愛之稍長脩然有絕塵之趣遂依雲門元和尚十五
祝髮爲大僧隨渡濤江首謁大山恢法師於杭之興
福山授以天台四教儀金錮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
一覽而知大旨聞湛堂主南竺往依焉凡法智所結
立陰觀別理隨緣六卽蛭蛻理毒性具等文靡不精
究至於思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

撰述
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於是湛堂甚器重之俾司賓客元至治初湛堂奉詔入燕都校大藏因奏若之行業錫以慈光圓照之號卽命出住昌源淨聖院其院頗頽弊乃力爲經度田蕪者闢之室圯者葺之三年遂成巨剎湛堂復招之徠歸命居第一座攝衆規範泰定中復出主杭之興化時與天岸濟我庵無玉庭罕三公道望並峙湖上世稱爲錢塘四依未幾退居越之雲門又與斷江恩休耕逸臨風吟咏不知夕陽在樹世又稱爲雲門三高至正住越之圓通遷上竺其山舊有纓絡泉涸久若至持錫叩巖禱曰苟吾緣

在是泉當爲我一來不然則涸如故言訖泉涌出淵冷漸盈時戶部尚書貢師泰稱比慈雲之重榮檜命之曰再來泉復退隱雲門築精舍專修法華三昧爲暮年淨業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衆欲擁若避去若斥曰難可苟免乎吾對將至待以酬之衆遁若獨危坐賊衆入其舍若毅然不爲屈辭色俱厲賊首知爲有道者約退一賊獨怒直前揮刃中之白乳溢出於地實元至正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賊退衆歸茶毘舍利如菽無筭若平生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孟頫稱爲僧中御史得法弟

子集慶友奎演福良謹延慶如瑩隆德法讓淨聖圓
證等若干人所著內外集黃滔爲敎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釋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臨海人父哲明大經爲
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崇佛惟謹才娠十月母一夕
夢梵僧振錫入堂內覺而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
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時有江
西瞿法師居越之報恩實剎源暹公詣孫通天台教
觀才年十二乃挾冊從之未幾爲祝髮進具戒十六
出游虎林謁湛堂澄於南竺湛堂與語皆中肯綮卽

以法器期之命典客司時玉岡潤法師居第一座學
者歸之如雲才亦執經入室雖至流金之暑折膠之
寒足不踰戶限者十年凡山家之玄教觀之要一經
指授意釋心融靡不臻其闡與玉岡歎曰此子非靈
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至此哉一時儕輩如我庵無
絕宗繼皆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析
教章必推才爲上首玉岡出主海鹽德藏命才分座
講演其辯若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稱之泰定元
年玉岡遷演福宣政院請才繼德藏當是時湛堂聲
譽喧播中外衆意其必願爲其弟子及升座辦香嗣

玉岡君子謂其知義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三年補
演福元臣康里常咨決心要先因寺燼於兵才爲次
第新之建萬佛閣其高一百三十尺有奇才之爲人
凝重沉默觀行精勵孜孜修進無斯須懈怠接人以
慈誨人無倦門弟子據猊座者百人順帝特賜佛鑑
圓照之號一日忽覺頭目岑然卽謂衆曰吾緣盡矣
乃焚香面西端坐高稱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衆
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卽
索浴更衣爲書以別相識遂合掌而逝輿龕荼毘有
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二舌根如紅蓮華齒

牙若珂貝舍利滿地衆競取之一時俱盡最後至者
乃穴地尺許求之亦有得者塔於寺南閱世六十有
八坐五十六夏著述有妙玄文句止觀增治助文法
華涅槃講義章安荆溪法智禮文詩偈等並行於世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二

釋善繼號絕宗越之諸暨婁氏子也母王氏夢神僧
授白芙蕖遂妊生卽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能合掌
和之稍長從季父於山陰靈祕寺治春秋傳因竊窺
佛經乃喟然歎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
法況吾身如泡聚官爵奚爲哉於元大德卽請於父

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
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
數百人而堪繼大法者惟子耳當自愛勉之會大山
遷雲間之延慶卽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見便問曰
入不二門屬何觀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
文旣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
爲迷爲悟繼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顧所詮經旨
何如耳澄公喜溢顏色謂衆曰法輪轉於他日將有
望于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岡潤補其席
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住良渚香嗣湛堂日講金

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
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璘請主天
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闡法華妙玄文句又釋五章與
義嘗示衆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
蹄一乘十觀卽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
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意也元
季會天下大亂遂東還華徑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
夜不輟一日忽告衆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
與時違化將焉托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至正丁酉
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茶

毘舌根不壞塔於靈祕之西得法弟子有靈壽懷古
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
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曇胄若干人

明州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釋子文字宗周四明象山人也卽北溪聞法師之上
足出主寶雲寺淹博教觀律規甚嚴常與人言則蹇
訥若不出口至於升座滔滔如建瓴之水莫之禦也
臨終時講十六觀經終卽欲就座別衆入滅或有啓
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遽爾告寂耶文曰僧家
要行便行莫做俗漢伎倆爲兒女計而有後事衆懇

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卽合掌稱西
方四聖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闍維舍利燦然無數
異香襲人彌日而止

嘉興府天寧寺釋普文發心施貲助刻所願生
清五內消疾苦於倒懸致坐九蓮適翔翔乎不
退更與法嗣曹慶履踐咸禎者
萬曆丁巳仲夏吉旦
進賢洪國輔書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大明高僧傳第二卷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第二之二

正傳十三人
附見九人

元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舜田留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二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天台佛隴沙門釋

可傳四

五臺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

迦羅斯巴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

栢林潭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

緯思吉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

大德明

五臺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

大林性

金陵天喜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

海聞
法照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

無念端

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釋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歲受業於華藏刻意修習天台教觀於台之安國山及杭之天竺後從淵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寺力精教乘勤修禪定燃

膏繼晷旦夕無間故學由志臻表於叢席職躋衆右四十祀矣名聞京師詔嘉獎賜師號每歲元日率衆修金光明懺祝釐君上說法之外力事懺摩與諸衆生掃除塵翳攝入善根旣老而彌勤得其法者三人曰居簡曰宗渠曰宗權皆法門之龍象也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二

舜田滿

釋弘濟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氏幼孤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卅時駿發絕倫滿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爲大僧日持四分律躋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而精

撰述
研教乘以資行解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於定中彷彿覩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涌而了無留滯元泰定元年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鼈之宅元丞相脫驩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於上竺命濟卽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陀羅尼帥衆徧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人稱神焉天曆遷集慶顯慈二寺適當歲儉退處別室蘇人聘興大德萬壽寺閱六寒暑寺告成至

正五年宣政請主會稽之圓通居四載還實積專修念佛三昧七年濟以年高八十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濟堅臥不起門人法航等進曰和尚自爲固善其如斯道何濟不得已遂強起受詔赴之無何竟拂衣復歸舊隱開清鏡閣以蟄焉因楞嚴經諸註繁簡失當將欲折衷其說爲之疏解俄疾作卽召弟子以唯心淨土之旨惓惓爲勉間有未解其意濟乃厲聲曰生死難處生死難處遂書偈而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閱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顏如生衆以陶器葬里之蛾眉山松花塢亦濟自卜

之所嗣法弟子有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
通有傳天宮明靜五人所著有四教儀紀正天岸外
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系曰濟有大過人者三焉內外書史過目則終身不
忘一也有高昌僧般若室利學兼華梵世無敵者請
濟用高昌語譯小止觀而頓見文彩煥發室利郝然
自失二也生平以流通教法爲已任凡講法華一百
十會而感天雨寶花繽紛者再三也嗚呼人或有一
不覲於生濟備此三可謂世之優曇也歟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釋本無號我庵台州黃巖人幼從方山寶禪師於瑞
巖薙髮進具戒次依寂照禪師於中天竺命司箋翰
寂照每深加錙劄亦有省處後有舅氏本習天台教
挽之更衣見湛堂澄於演福精研教部寂照惜其去
遂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
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師後出世旣爲
澄公法嗣仍薰一香以報寂照蓋不以跡異二其心
也寂照將入滅時師方主延慶照乃遺書囑其力弘
大蘇少林二宗餘無他說師因奠寂照乃拈香云妙
喜五傳最光燄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閒觸著肝膽裂

冰雪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師後晚年遷杭之上天竺最久一日無疾端坐而蛻於白雲堂謚曰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

天台佛隴修禪寺沙門釋可傳四

釋可號宜行博綜台宗精修止觀履踐確實悟理圓融一夕因聽雨述偈曰簷前滴滴甚分明迷處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未詳其所終

五臺山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迦羅斯巴

釋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其先弘農人世官隴坻父靜義爲清水主簿遂家焉師少孤事母盡孝性敏捷慧悟生知而於古今墳典史籍無不精究尤邃於理學好古作善吟咏然所稟敦朴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莫窺其涯涘自受具後徧游講肆盡得賢首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其語言文字糟粕耳豈能聞人之慧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焉故人稱曰松堂和尚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陽白馬寺學者川奔海會聲譽日馳成宗建萬聖寺于五臺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時

帝師迦羅斯巴薦之成宗卽鑄金印署爲眞覺國師
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帝師賁旨起師師辭曰山
僧荷蒙國恩居白馬寺亦過矣何德敢主祐國越分
以居不詳不省而行不明吾坐此二煩爲我辭帝師
曰此上命也上於是寺心亦勤且至矣非師孰與此
係教門事師善爲之於是不得已而行旣被命以來
而大弘清涼之道雖至老無怠大德六年壬寅九月
朔日示微疾乃說法辭衆端坐而寂年六十有二闍
維舍利數百粒塔于東臺之麓嗣法有普寧之弘教
普庵之習堂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

栢林潭

釋英辯號普覺俗姓趙垂髫爲驅烏沙彌弱冠受具
戒年二十有五得傳于栢林潭法師之學未三稔出
世於秦州景福寺其道大震聲馳四表摧伏異見樹
正法幢辯之資性眞純如玉含璞不加雕繪人愛重
之至於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爲無佛世之佛也每得
襯幣悉以剏梵刹食僧伽施貧乏元世祖聞其高風
降旨旌異至延祐元年六月庚戌無疾辭衆坐寂煥
異景於易簣之夕標奇迹於火葬之餘塔於普覺寺
之後閱世六十有八臘六十有一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釋德謙號福元姓楊氏寧州定平人也幼爲勤策嗜誦佛書稍長卽游秦洛汴汝逾河北齊魏燕趙之邦諮訪先德初受般若於邠州寧公習瑞應於原州忠公受幽贊於好畤仙公學圓覺於乾陵一公究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頤公聽楞嚴四分律疏於陽夏聞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義聲名遠聞謙皆親熏炙之而必臻其道後至京都受華嚴於大司徒萬安壇主初詔居萬寧寺遷崇恩前後十紀道德簡于宸衷流聲揚於

海外未嘗以榮顯寵遇改其志嘗曰畦衣之士抗于世表苟不媿于朝聞夕死尚何慕焉自以重居巨刹久佩恩榮唯恬退爲高尚乃讓師席與弟子自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明其明樂其樂處世而遺世者也元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示寂帝賜銀五十緡賻葬勅有司備儀衛旛幢音樂津送茶毘獲舍利數十顆建塔于城之南隅世壽五十有一臘四十有三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

緯思士

釋達益巴未知何國人少爲苾芻事帝師十有三年

侍聽言論陶熏滋久鬱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祕
密部皆得乎理之所歸帝師西還送至臨洮命依綽
思吉大士十有九年間所未聞道益精萃秦人請居
古佛寺其六波羅蜜靡所不修兼通賢首之教於是
名譽四表道重三朝元武宗踐祚召問法要稱旨所
賜雖厚辭不受未久乞歸許之將謀以終自許俄而
復召還京大宣法化帝親臨聽特賜弘法普濟三藏
之號命鑄金印及紫方袍以旌異之勅王公大臣皆
咨決心要延祐五年八月十有六日無疾端坐而化
壽七十有三帝命兩宮賜幣助葬皇太子宰輔致奠

勅有司衛送全身建塔謚曰祐聖國師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

大德明

釋妙文蔚州孫氏子也九歲出家十八受具已而遊
學於雲朔燕趙之境二十一抵京師依大德明和尚
學圓頓教遂陸沉于衆十有一年衆請出世始赤服
升猊座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及乎閒居簡默言不
妄發其涵養冲挹無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
八住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
故衆睦而寺治廩有餘粟以賑饑民薊人稱之世祖
召見顧謂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自爾教乘

法席益盛性相並驅僧俗溥濟斯時海內講席紛紛
方膠錮於名相凝滯於殊途文獨大弘方等振以圓
宗使守株者融通於寂默之表龍象蹴踏競駕一乘
年逾八十專修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預知時至誠諸
弟子高聲稱彌陀佛名面西跌坐手結三昧印泊然
而蛻塔于平則門外

五臺山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釋諱了性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諡爲姓
少卽好學聰叡天啓初依安和尚薙髮登具戒歷諸
講席精究三藏後遇眞覺國師啓迪厥心旣而周遊

關陝河洛襄漢訪諸耆德從而學焉如栢林潭關輔
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其
門領其玄旨及歸復叅眞覺於壠坻乃曰佛法司南
其在茲矣乃從眞覺至五臺未幾眞覺化去遂北遊
燕薊晦迹魏關之下優游江海之上與世若將相忘
成宗徵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至大間太后勅寺臺
山曰普寧延居爲第一代師之爲人剛毅頗負氣節
不能俛仰媚悅於人故足跡不入城隍不謁權貴人
或忌之性聞嘗曰予本以一介苾芻蒙天子處之以
巨剎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圖報國恩不暇餘復何求

雖有臧倉毀鬲之言其如青蠅止棘樊耳顧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則納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時元世因尊寵西僧其徒衆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公或頂赤毳毳冠岸然自倨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爲之致禮握衣接足丐其按顱摩頂謂之攝受師惟長揖而已顧謂衆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爲之屈非諂則佞吾自爲道於彼何求識者高尚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于竹林之墟諡曰弘教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

大林性

釋寶嚴字士威习堂其號也成紀康氏季子因罹喪亂與弟同薙髮爲僧後叅眞覺得傳賢首宗旨而嗣其道爲人淳朴無僞方寸之地湛如止水值眞覺三坐道場嚴與弟皆從而佐之眞覺入滅乃繼其席無何奉詔住普安祐國二寺最久而與大林性公表裏大弘清涼之教至治二年七月入寂世壽五十一建塔于封谷之口

金陵天禧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

海聞
法照禪

釋志德號雲巖山東東昌鉤氏子也十二受經於順德開元寺海聞和尚聞眞定法照禪法師大弘慈恩

宗旨於龍興寺徑從之學而盡得其蘊至元二十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所務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選世祖召見賜宴并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刹日講法華華嚴金剛唯識等疏三十一年特賜佛光大師之號每與七衆授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教無犯至于然香然頂指爲終身誓居久盡出衣鉢新其殿廡樓閣或歲儉乃煮糜食餓殍數萬人建康流俗尚醪醴好結官吏德獨以律繩自徒衆謹飾出止若互用常住物者誤一罰百故犯者擯之居天禧三十餘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

則危坐達旦以苦誦喪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座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猶誦經不輟頃之辭衆安坐而化世壽八十八龕留二十一日顏貌紅潤如生闍維舍利無筭會者數萬人塔江寧張家山學士趙孟頫爲銘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

無念端

釋普喜號吉祥山東人也身偉面黑而瘠脫類梵僧早歲懇父母出家父母責以無後爲大因娶育二子已而始得爲沙門精究慈恩相宗研習唯識師地因明等論元至元二十五年薛禪皇帝勅立江淮御講

之所普照居其一也詔師主之升座外日誦華嚴大經以十卷爲常課而素與雲南端無念相善端爲唯識之巨魁天下無出其右每與師論辯理趣或有少失師以正言救之端亦爲誠服而稱之入滅茶毘舍利甚夥其門人留其靈骨貯以髹函奉藏二十餘年始建塔于丹徒雩山逮入塔之際啓視之但見舍利霑綴函袱若蜂屯蟻聚觸之熠熠然也鎮江之民多有圖像隨處祠之稱爲吉祥佛云

嘉慶天寧寺新刻安祥並旻施贊助刻所願采斯法力托質蓮宮塵見佛唐相如子自心處下問釋師音聲丁法界更新主存道存各蹈享祥共結善緣同臻淨域楞嚴般若堂識

大明高僧傳卷第三

大明高僧傳卷第三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第二之三

正傳一十四人
附見十四人

明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備傳一

石室英
竹屋淨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二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三

杭州上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四

相子庭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士璋傳五

天心慈
絕宗繼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六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七

春谷
晦机 天岸濟 古懷寧 繼江憶
古林茂

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八

靜庵鎮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九

東源

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十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啓傳十一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十二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十三

蘇州華山寺沙門釋祖住傳十四

大章

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彌傳一

石室英竹屋淨

釋祖彌字日章別號用拙蘇州常熟張氏子祝髮

後東游四明時我庵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

王皆侍以忘年後嗣法于竹屋淨法師出世永定

教寺繼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而主教吳下垂五

十年洪武初預選高行有旨就天界寺說法

上數召入禁中奏對稱允加賜慈忍法師之號後

賜歸故里終焉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二

釋行丕字大基寧波鄞縣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

應蔚爲時之名僧初由天台佛隴昇主寶陀匡衆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叢席洪武庚戌春正明部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師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清淨境也盍爲亭師乃建清淨境亭于寺之南嶺上從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學士宋景濂爲記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三

釋原真號用藏松江上海朱氏子也出家受具興聖寺傳天台教觀戒行高潔博極羣書精修法華彌陀懺法暇則書法華諸經隨緣演說禪坐達旦

洪武乙丑微疾索浴書偈告衆曰四十二年無作無修有生有滅大海一漚真歸無歸心空淨遊趺坐泊然而終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四

栢子庭

釋慧日號東溟天台賈氏子卽宋相賈似道之諸孫及似道責戍師尚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平山和尚數年落髮受具戒年二十二聞栢子庭講台教於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曰投丸於峻坂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其大昌乎自是師之學沉浸醲郁而名重一時矣

一旦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凝者白粥粲然師臥地食之既覺言于子庭庭爲解曰竹與粥同音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乎於是渡錢塘謁竹屋淨法師于上竺所處房頗卑濕乃作詩風之竹屋見詩謂衆曰此子不凡異日當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也故乃遇如賓友無何命典客寮尋掌僧籍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器師延居後堂年餘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福歷三稔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告成王潛爲之記四年遷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

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併金襴衣以徵之十六年退隱于會稽巖壑間人無識者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得之力請還山凡兩往上竺二十五年至我

皇明太祖洪武二年詔赴蔣山佛會命禮部給饌明日召見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魚貫惟師臘最高朱顏白眉班居前列上親問昇濟沉冥之道師備奏稱旨

太祖顧謂僧衆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游沉薶歲月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

義今有不通者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召見
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嘗與別峯同法師金
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
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從廢

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卽開山說法
五年孟春復於鍾山建水陸大齋命師說毘尼戒
太祖親率百僚臨聽事峻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
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
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衆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
於人間世殆不遠乎後四日跌坐合爪而寂世壽

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
峯妙應塔院師生軀幹脩偉眉長寸餘目睛閃閃
射人而人無老少見師入城咸呼曰我白眉和尚
來也爭持香花以散其上師面嚴冷言不妄發嘗
對王公大臣未出一輒媚語至於誘引後學其辭
色溫如春曦故人多悅從其學嗣法有思濟行樞
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秀景梵等若干人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士璋傳五

天心堂
絕宗繼

釋士璋字原璞郡之海寧王氏子也生卽伏犀貫
頂目炯炯黑如點漆幼卽羶葷弗御父母或陰試

之輒嘔不止喜讀佛書隣有寺僧請其父曰此釋
氏種也盍乞師我父怒曰吾兒如芬陀花非若倫
也遂捨入傳法寺受五戒時翰林侍制柳貫嘗憇
寺舍愛師乃授以經史親爲敷繹與義師間迎刃
卽解年十九薙髮爲大僧我菴無法師主上天竺
師將擔簦趨侍忽夢遊寶所有大菩薩教其胡跪
作禮口宣懺文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果
見我庵刮目視之凡天台教觀一家章義以次授
師而志慮專一力學無怠至忘寢食我庵陰鑒其
勤常以遠大期之時有天心瑩素亢不服人故世

稱義虎亦豔師行約共燈火日與磨切詰難極於
毫芒衆曰雙壁久之我庵化去東溟日公補其席
陶冶學者選師爲開科命知賓客繼領懺摩事元
至正十三年受命住持棲真而寺與南竺演福二
刹相隣時有大用才絕宗繼二老居之師尤以學
未足日往扣焉凡教觀之與偏圓本跡之微一一
無不條析所以嘗對衆歎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
固非獨善所能究盡使吾自畫而不進其能免於
孤陋之誚乎二十年移主旌德元季天下兵戈大
亂人咸計自藏師獨專心寺事不以世難自易厥

志其彰善癉惡風彩爲之改觀日納淨衆講演經
疏時無虛晷至我

皇明洪武集慶虛席郡守李公請就提唱教乘未幾
中書被旨俾浙之東西五府名刹住持咸集京師
共覲天界立善世院以統僧衆同監董其役諸方
耆德皆莫知所爲師獨出方畧具有條敘時十萬
之衆咸做法之是年六月旣望預知時至召弟子
囑以後事至十七日安然坐蛻壽四十六臘二十
八閏維其弟子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函其骨建
塔于龍井辯才法師塔南師之器局瀟灑論議慷

慨據直道而不徇流俗每徵諸刹而樹徒植黨者
皆爲怨府師乃誓不雜蓄弟子學者謁欲依附必
勵言拒之不妄錄一人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六

釋如玘字具菴別號太璞得法于文明海慧繼絕
宗公師學冠羣英才逸三教非但十乘三觀九經
七史凡世間所有名言祕典無不博綜我

太祖高皇帝賜旨命住天界日與諸耆德闡揚教乘
以備召問命同宗泐訂釋心經楞伽金剛奉 旨
頒行天下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七

卷谷 古懷璧 繼江恩
晦机 天崖齊 古林茂

釋大同字一雲別峯其別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陳氏姪師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龐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闥趨內急追聞房中兒啼聲父笑曰吾兒得非再來者乎師幼俊爽讀書輒會玄奧初習辭章翩翩大有可觀於是父以續承家學屬之母獨歎曰是子般若種也詎俾纏溺塵勞乎遂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郡之景德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

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麤執但益多聞縛於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庶爲吾宗之幸於是命出錢塘見晦機熙禪師見其揮塵之間師之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晦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峯法道之盛往叅便有終焉之意中峯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之毋久滯此特書偈讚清涼像付以遣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爲禪又孰爲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

峯之意谷隨命分座講雜華經時宋故官徐天祐
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某憐春谷
臘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
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
訓後學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哉明公
固愛我使我陷於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
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元延祐初出主
蕭山淨土寺次遷景德至元被命住嘉禾之東塔
隨改寶林然寶林本清涼國師肄業之地人咸榮
師師亦高臥不赴於是郡邑交疏延請再至始投

袂而起乃倣終南草堂故事闢幽舍招徠俊人故
天下學者莫不擔簠蹕屨集其輪下王正初賜佛
心慈濟妙辯之號併金襴僧伽衣元臣忠介秦不
華守越苦旱力請師禱師薰臂香於玄度塔下雨
卽大澍元季天下大亂寺災師奮然謀復新之至
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召師入見武
樓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禁中事竣賜內
庫白金數鎰并珍物榮其歸師生神宇超邁伏犀
貫頂身脩偉玉立而美談吐如坐王公貴人有排

難教門者則法輪滾滾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亦
不少挫其氣有以危法加之弗少顧惟誦華嚴經
爲常課而已不移日其人自斃師每扶植他宗毫
無猜忌如斷江恩少林之學者乃薦之主天衣天
岸濟台教之徒也挽之住圓通師遊閩時古林茂
主福建之保寧而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將愬之
於公府師偶遇旅邸乃設豐食從容餉之謂曰吾
固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若輩將不利之君
子以若輩爲何如人不若且止否則恐自罹大咎
事遂寢師性至孝恨蚤喪父每至忌日必流涕不

已養母純至非惟順色涼溫而已必使心餐道味
及亡蒸嘗無闕且求名儒撰行實樹石於墓側師
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卷洪
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季春十日登座說
法辭衆歸方丈端坐而化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
有五閣維徵異甚多建塔于竹山所著有天柱稿
寶林類編各若干卷嗣法弟子妙心之大衍臯亭
之善現高麗之若蘭景德之仁靜姜山之明善延
壽之師顓南塔之國琛福城之大慧景福之性澄
妙相之道備法雲之道悅淨土之梵翺寶林之日

益等

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八

靜庵鎮

釋紹宗別號遂初上海陳氏子年十三父母捨入里之安國寺得法於靜庵鎮法師天資穎悟戒行精嚴初出說法於杭之長慶寺大展玄風縉素嚮化次遷吳興慈感寺時金陵長干守仁法師延居第一座一衆傾伏洪武癸酉應召有事廬山奏對稱旨賜金縷僧伽黎擢右講經無何陞右善世丁丑正月五日示微疾端坐而化上聞勅遣中使致祭茶毘日送者數千人徒衆奉收舍利遺骨

塔于安國寺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九

東源

釋居敬字心淵別號蘭雪學通內外善屬文精嚴律部禮金陵大報恩寺一雨和尚職知客後叅杭州集慶寺東源法師於懺摩堂居第一座從而講周易永樂初奉詔校大藏經預修會典已而住持上海廣福講寺遷松江普照大開法席一十三載建大雄殿海月堂三解脫門廊廡重軒精舍香積煥然新之七衆瞻仰道風大扇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十

釋普智字無礙別號一枝叟浙江臨平褚氏子出家於錢塘龍井寺依東溟日法師授天台性具之學優於講說歷四大道場門風大振晚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遂爲終老專修淨業寒暑不輟永樂戊子正月二日微疾會衆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嘗集註阿彌陀經一卷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啓傳十一

釋善啓字東白別號曉菴姑蘇長洲楊氏子世爲宦族甫能言卽通釋典如舊熟父母異之知是法器捨入永茂院出家無幾薙染受具屏跡龍山研

窮大藏百氏諸史無不精究永樂戊子出世郡之延慶寺明年應召纂修永樂大典併教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一時名人若沈民望王汝玉錢原溥輩皆爲方外交或辯儒釋之異師曰無論聖人理同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厚本故吾儕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皆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正統癸亥示寂塔於龍山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十二

釋應能僞姓楊氏實建文君也

太祖之嫡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炆生

時頂顙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

太祖命詠新月詩太子吟云昨日嚴陵失釣鉤誰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洲太孫吟云誰將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

太祖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於急難方開

是年五月十六日卽位年二十有三年明年改元建文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官禮變更

太祖舊制於是諸王多不遜服乃曲加恩禮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先燕命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遂逼燕起靖難師南討黃齊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門 帝縱火焚宮啓

太祖遺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剃刀袈裟緇服遂削髮自御溝出道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雲南復閩

入廣西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年陞座演法歸者甚衆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居一蕭寺衲子雲集師爲隨緣開示一衆歎然久之至思恩州立干當道值知州出從者呵之師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於朝賜號老佛命驛送至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根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 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

亮曾經侍膳使審之師見亮卽呼曰汝非吳亮耶曰不是師曰我昔御便殿曾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飮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慟已而取入西內供養竟卒於宮中

系曰建文君旣繼大統之二應與賢佐之臣兢兢格守

太祖之成法而補其未逮則

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烏有靖難兵破金川門哉爲其一旦誤用方黃輩講周官行井田變更舊制威逼親王

文皇烏能坐視大寶瓌於侏儒而束手待縛耶今數百年國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誠賴靖難之一旅耳建文事弁山集深言其旣罹難必無出家之理旣出家必無還宮之事楊應能牒是冒之也斯據國朝典故皇明通載及憲章錄思恩誌等說錄之固於僧傳是不可缺君子詳焉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十三

釋圓鏡汾州臨縣人早歲出家游心賢首講肆得悟諸經密旨常遊平陽府隰州妙樓山石室寺隨緣爲衆說法一日至北門瓦窰坡土鑿構一菴如

龕燕默其中忽囑其徒曰吾將歸矣衆請其期曰來日耳晨興沐浴更三衣焚香趺坐說偈而逝

蘇州華山沙門釋祖住傳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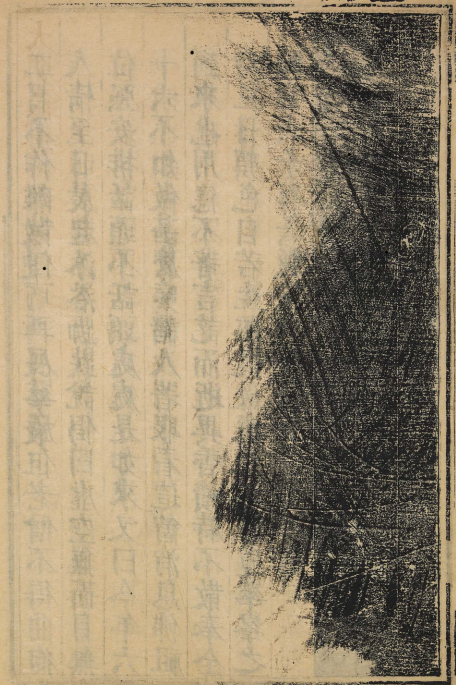
大章

釋祖住字习依麓亭其號也丹徒人姓楊氏母朱氏夢梵比丘入其室覺而誕師少沉密不貪世緣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入龍蟠山依朝陽和尚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十七薙染十九受具通曉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眞際遂擔簦游少室依大章和尚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後所得二師印可次游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

清涼宗旨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
水陸無遮會至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捷捷
之暇卽入衆作務事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
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
與焉妙峯承印二禪衲亦居座下自是道價鬱跂
叢林傾挹師智崇禮卑如常不輕提獎唱誘孜孜
不倦所至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
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說法人恠問之對曰吾乃
法冠而乃境觀忽不見萬曆甲申憇錫蘇之蓮華
峯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語衆曰二十

二日不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僧不得曲徇
人情至日晨起沐浴趺跏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
位強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曰今年六
十六不知做甚麼嘆諸人著眼看這箇消息佛祖
到來也用他不著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奉全
身三日顏色自若生茶毘斂遺骨塔於蓮華峯之
陰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8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大明高僧傳卷第四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篇第二之四

正傳 附見 人

明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一

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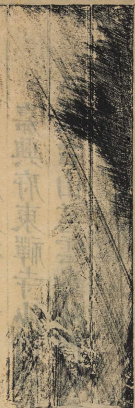
南京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二

嘉興府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三

百川海 寶珠覺

天台山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四

月溪



最典宿東觀寺

南京朝天觀寺

即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一

賴義篇卷二之四

皇明天台山慈雲觀寺沙門釋明龍

大興高僧新卷四

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一 大光

釋明龍淮南宿遷姚氏子也俗諱東陽嘗補邑庠
諸生居常好修嗜內典二十年不問家人產雅從
善知識遊隆慶改元澹然爲居士而北探諸名勝
巨剎訪有道耆德寓清苑越三寒暑登銀山法華
寺從大和尚祝髮進具尋居羊山秀峯庵名德
日起鶉衣一衲不裊不濡不履諸陵中貴人多檀
施弗之顧安七十二衆期千日親爲說法闡三教
宗旨時休寧汪司馬道昆奉 詔行邊道出諸陵
期督府法華寺聞師高德乃趣一沙彌逆至見師

敝衲曾不掩虧所寒無所侵汪與督府避席禮之
携入洞中坐石床與語師畧舉西來意督府灑然
信服汪問十日畢能作常住乎曰無常無住明日
辭歸越旬有五日立春羊山放光五色又越七日
除夕集衆告曰元年元月吾當行矣汝等識字者
用耳聞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務禪定智慧務濟
物普心卽此是佛慎弗他求汝等勉之除夜旣半
命弟子視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師曰未也日午
乃行元日羊山復放五色光如嚮至日中師辭衆
坐化越七日闇維復放光如嚮大衆與諸中貴人

望光對師羅拜曰佛耶佛耶願以此光普照下土
已而舍利纍然督府治塔藏之汪公爲之銘實萬
曆元年正月也

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三

釋真節號素庵襄陽人也少爲郡弟子忽宿根內
萌卽辭割親愛禮明休和尚祝髮旣而北遊京師
徧參講席居秀法師座下饜餐法喜深得賢首之
印師之學富內外諸方每以龍象推之久之負錫
南還金陵出主攝山棲霞衆逾三百教備五乘據
師子座過大法鼓三十餘年檀施之餘拓地爲廬

時殷宗伯得琅琊大士像五臺陸公亦鑄金像悉歸師供奉羅叅知署曰圓通精舍句曲李石麓學士盟爲方外交師闡大法不以期限嘗講法華經至多寶塔品空忽現寶塔于座前一如經言四衆跂觀灑然希觀中使張某奉

慈聖皇太后命至同覲聖瑞乃出尚方金縷僧伽黎衣一襲宣

慈旨賜之卽於講堂之西建一浮屠以徵神化汪道昆記其事

嘉興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三

百川海如峯覺

釋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州烏程周氏子也師生卽穎異岐然不凡髫時隨父入西資道場遂指壁間畫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師慨然曰吾願爲是矣於是力求出家父母不聽至年十三始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僧眞祥習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向上事乃首叅百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屨徧遊叢席匍匐叩請備歷艱辛自念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懇觀音大士祈值明師道經中竺聞萬松說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事對曰欲

叩普門求良導耳松豎一指曰且去禮大士却來
相見師泫然再拜求決生死大事松曰子欲脫生
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聞罔然依受具足戒自
爾朝參夕叩久無所入松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
於是苦心研究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處恍然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
經內本無經觀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
寒冬臘月冷如水松頷之囑曰汝既悟教乘異日
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藉此可明松住徑
山師爲衆負米採薪不憚勞苦偶行林麓間有虎

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嘗閱棗伯合論至十地
品中霄隱几而坐夢遊兜羅綿世界登座闡華嚴
奧旨至于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已來無今日何曾
有一毛頭上現虛空笑開口咄一咄下座寤白松
松撫之曰此聖力之冥被耳非惟吾道之將行清
涼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懸鐺守塔三載
聞佛慧祇園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園亦默
識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師名師遂掛
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慧咫尺之間故晨則持鉢午
則聽講夕則與同叅十餘人敷其義趣於是衆曰

漸益香積不繼師陰禱于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
有緣神其無怪訶護移時有外道自雲間來施米
百石自是報先之盛過于佛慧開堂之日祇園命
侍僧奉以衣拂師謝還之瓣香爲萬松拈出已而
予身復徑山凌霄峯爲礙膺未破又力叅三年一
夕初夜趺坐豁爾心境冥會疑滯氷釋乃躍然說
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雲嶽高
岑棲隱處無言杲日普皆同趨禮萬松塔曰老漢
不我欺也自此道譽益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
無虛日開堂靈隱門庭巖峻無賴僧徹空天然輩

睨視不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日事曰天然
坐誣遁餘黨笞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
化者不可勝紀台郡教乘之被實師始也聞玄談
于大中菴三日菴災獨師之文室巋然無恙講圓
覺疏鈔于法海地產白蓮華紫芝生於厠五臺居
士因匾其堂曰涌蓮師居東禪夜夢文殊跨獅出
乃遣獅乘空而去獅忽化爲童子師故問曰爾方
獅今童耶試開口童子啓頰口如丹硃師撫其背
曰爾猶獅也童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躍入
咽師驚覺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

數月五臺陸公率衆命講華嚴大鈔衆常千指妙
峯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遙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
道以師闡賢首未諳台衡故質六卽蛭蛻之義師
曰天台六卽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則
十界皆名字我證究竟則十界皆究竟若我蛭蛻
十界皆蛭蛻也非蛭蛻上別有六卽覺曰不然天
台六卽不論世出世間有情無情物物皆具隨舉
一法六卽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觀彼優劣哉師曰
聖人設教誠爲汲引迷塗若云隨舉一法六卽在
焉是爲惟談世諦成於戲論學人何有哉前五卽

置所弗論如云究竟一究竟則一切皆究竟如金
出鑛似璧離璞是故如來初成正覺觀於九界一
切衆生同時成佛非惟九界正報全體遮那則九
界依報無非寂光所以歎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
智慧德相乃因妄想不自證得豈非以我成佛觀
彼皆成佛也果如子言其究竟蛭蛻永無成佛日
矣一切衆生而無一人發菩提心所謂十法界都
爲一隊無孔鐵鎚若言究竟蛭蛻容有成佛如來
何日復迷而作衆生金重爲鑛其失孰大覺曰究
竟蛭蛻非是說也以其心體本具故曰理卽色相

已成方稱究竟一界旣爾境界總然當界而論六
卽自備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難耶師笑曰子去
做一個究竟蛭蛻也聞者無不高其論吳俗尚崇
事玄武比丘亦有披僧伽衣而禮者師見故逆而
問曰汝奚爲而來曰禮祖師也師叱曰汝身爲比
丘心實外道其玄武北方一水神耳教中所謂毘
娑門天王是也彼以神力爲佛外護稱其爲祖師
乃披七佛衣拜之不亦謬且倒乎遂毀其像易事
達磨之像謂其僧曰此爾祖師也凡所過名蘭精
舍有事玄武三官盡去之俾學人專心正道其護

教槩如此也師爲人脩幹孤高性度剛毅以傳法
爲已任故禍患不避其身而欣憾不形乎色至于
登座則慈雲靄然七衆無不渥其沛澤白椎則三
千炳著八萬森嚴室中雖不橫施棒喝聞毒鼓而
心死者衆矣黃曆丁亥秋告衆曰吾爲汝等轉首
楞嚴法輪作再後開示無復爲汝更轉也冬示疾
尤諄諄囑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後二日吉祥而
逝世壽五十有八臘四十有六荼毘塔于徑山
天台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四寶珠月溪荆山
釋真清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也生而穎異脩

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爲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之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叅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棲隱于下天竺時內臣張公永慕珠道行密奏

張太后賜紫色僧伽黎衣以徵其德珠忽一日命師

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聞吾擊磬聲當啓戶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旣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於吉祥豔師乃率衆延唱臨濟宗旨衆扣師室師從容語之曰圓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卽真空亦爲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爲聲名之境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遣迷是故會旨者

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
乘何須更煩忼勉之衆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
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覩之高風誅茆其塔前三
年有荆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毘陵永慶互
以楞嚴叅究荆山歎曰某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
聞師所論誠出卷于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
公荆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古平田寺
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爲方外交隨遷華
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乘闡
明三觀故四方學者攀蘿而至者戶外之屐常滿

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
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香薰修寤知中品
往生之象也蓋師日勤五悔密持梵網心地品及
十六觀經爲常課是亦精誠之所感耳嘗示衆曰
大乘八萬小乘三千實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
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輕蔑律儀惟恃見解遂令後
學不遵佛制輒犯規繩本自無愆誤造深罪饒他
才過七步辯若懸河不免識墮鐵城終未解脫汝
等勉之萬曆丁亥八月蒙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賜金紋紫方

傳述
袍以寵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內艱請師就永
明禪室闡妙宗鈔百日爲期時台郡王理邢某親
登雲嶠而設供焉戊子歲儉羣盜蜂起相戒無敢
入師之室樵李五臺居士陸光祖虛芙蓉之席見
招辭不赴忽謂衆曰桃源之慈雲實懶融四世孫
爲開山唐天寶賜額曰雲居山曰安國五代德韶
國師中興爲第二道場永明壽禪師剃髮之所今
坐禪石永明庵故址在焉韶公常領徒五百說法
此地昔螺溪寂法師請復台教諦觀亦親禮足皆
此寺也今爲豪民奪之將爲掩骨之所竊思

朝廷千數百年之香火一旦爲俗子葬地誰之罪也
遂罄衣鉢贖歸之將謀興建俄雲間陸宗伯平泉
聘說法于本一院李方伯冲涵聘講於桐川再畢
返掉嘉禾龍淵歛抱疾告門人曰夜來神人啓我
爲魏府子其富貴非吾所志也遂付衣鉢遺囑弟
子如法闍維盡發長物於五臺雲棲西興五處飯
僧有勉服藥石者師謝曰生死藥能拒乎吾淨土
緣熟聖境冥現此人間世固不久矣是歲正月七
日乃絕粒惟飲檀香水而已期於二十九日告終
每日雖米漿不入於口與衆說無生法誨諭進修

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別衆曰吾卽逝矣無以世俗事累我衆請曰和尚往生淨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衆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薰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手足溫軟怡容可掬吊者無敢下拜茶毘日天色霽明淨無纖翳舉火之際忽有片雲如蓋凝覆其上灑微雨數點烟燄起時異香充塞內自殿閣僧房外自路人船子所聞種種隨力不同火餘骨有三色而鏘鏘有聲紅者如桃白者如玉綠者潤似琅竿猶香氣郁郁師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

日示寂於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初建塔慈雲之南岡壬寅遷于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黃撰銘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六人
附見七人

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枯木成
丹霞淳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

普照寶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平江虎丘寺沙門釋紹隆傳四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潭州大瀉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

靈巖微啟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道心傳九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

大別道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

穹窿圓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枯木成
丹霞淳

釋正覺隰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師之夕

光出于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三通

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

本宗和尚薙髮受具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

十八游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

渡河首謁枯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淳

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如何是空

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

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

借師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大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俾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竇宗輩皆叅隨之真歇了公住長蘆招師首衆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酋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衆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以善語諭之李在稽首餽金贍衆僧於是一方賴安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大士天童虛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胡虜犯境虜至

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靈隱將行四衆號阻百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師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爲書囑後事訖書偈曰夢习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詔謚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

普照寶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重一日赴齋于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于女弟馮自彭

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于西陳村王光道家馮
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
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
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
福堅聞而來謁見卽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
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于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
之聲及醉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茹葷
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爲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
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
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

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
和尚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
如金芙蕖繽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
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叅叩寶亦
痛劄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凝情不散
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
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
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
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叅諸方掉下底
禪但再叅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聞

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月面流星閃電若
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實公曰我謾汝不得也師後出
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
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
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
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來巢狀若浮
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
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
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
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

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誠其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
說偈端坐而逝高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骸如
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筭師自兒時額有
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
建塔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釋宗杲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宣州奚氏
卽雲峯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
卽投慧雲齊公十七薙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者宿
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

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
昭覺師踟躕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
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
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爲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
悟開堂舉僧問雲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
水上行悟曰天寧卽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
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
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
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

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筋飯皆
不入口悟笑曰這漢叅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
狗舐熱油鐺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
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衆問今
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
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
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酌對無滯悟喜謂之
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

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
閣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
所示殃崛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
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卽晚小叅舉
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
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
徑山卽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
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
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
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張九成

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三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
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
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
一夕衆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
九日謂衆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
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祇
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
五十八夏諡曰普覺塔名寶光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四

釋紹隆和州含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院六年

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遊方首訪長蘆
信和尚得其大畧而已一日見有僧傳圓悟勤禪師
語至隆讀之歎曰想口生液雖未得澆腸沃胃要且
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咳耳遂至寶峯依湛堂次見
黃龍死心然後叅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
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舉拳曰還見麼隆田見
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曰見個甚麼隆對
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首肯之俾掌藏鑰有僧問於
圓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烏能爲哉悟笑曰瞋睡
虎耳後因圓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

建炎結廬於桐峯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
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
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其
上達磨讚曰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屐歸只應熊耳月
千古冷光輝百丈讚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
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歿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
教大師讚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
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蓋白雲以百丈海
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高達磨可謂知本矣隆能
遵行而爲讚又且發明其道亦爲知禮者歟紹興丙

辰示微恙加跌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並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無畏床師子吼者又不下十餘人獨後法嗣之繩繩直至我

明嘉隆猶有臭氣觸人巴鼻者妙喜與瞋睡虎之裔耳他則三四傳便乃寂然無聲然此二老可謂源遠流長者也當時稱二甘露門不亦宜乎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釋端裕號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

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裕忽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悟擊之裕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菴于西華閣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

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捧多
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
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輒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捧喝瞋睡
未惺不喚作捧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
曰總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賓中賓裕曰你是田庫
奴僧曰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鹵僧曰如何主
中賓曰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裕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無倦紹興庚
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

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
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無筭踰月不絕黃冠羅傘常
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羅念勤切方與客
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
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匝有聲亟開所
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鄧峯西華諡
大悟禪師

潭州大瀉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釋法泰號佛性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
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

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
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
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渺渺邈邈
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欲
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
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
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
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
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
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

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
人笑我無繩墨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釋景元號此菴溫州永嘉張氏子也年十八依靈山
希拱和尚圓具戒習台教三穰棄去謁圓悟勤禪師
於鍾阜聞僧讀死心和尚小叅語云旣迷須得箇悟
旣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
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
然大徹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聲頭元侍者悟自讚像
付之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脫却羅

籠截腳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
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自爾
鏜彩埋光不求聞達後爲拈蒼太守耿延禧暮元欲
致開法南明物色得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
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曰八十
翁翁嚙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
爲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
堂應庵華付囑院事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毘
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不壞塔于寺東北劉阮洞前
世壽五十三

系曰大慧旣雲峯悅之再來可謂具大根器者尚受
湛堂痛拶不入至三十餘方觸圓悟鉗鎚始得大
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聽傍僧讀死心語便乃徹
證其根器之利過於大慧槩可知也出世初住南
明終居護國叢林稱爲元布袋以其有聖者之風
耳簡堂機出于其門說法拈椎詞雄氣偉機鋒圓
捷益見元公之垣墻者矣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

靈巖微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和尚薙
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叅靈巖微禪師微有所入會圓

悟復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叅遠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出世初住臯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靈隱上堂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曰頂分丫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頽頂脩羅舞柘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卽心卽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

殊教誰分別夢卽是习知习卽離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帝曰夢习旣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爲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秋示衆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

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於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九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僧說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

夕豁然卽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卽拳破窻紙佛鑑卽開門搗住云道道道卽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然之裏守請開法天寧擢大別文殊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爲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醉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基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一步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习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

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
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
邪解刪削經文鏡鈹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
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迷仙耐變
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
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
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
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
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暗

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
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衆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
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
卽舉槊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方謁黃
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
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
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
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

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嶽麓次遷龍牙三十載以清苦蒞衆故衲子畏敬之又遷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日垂訓如常至二十三日再示衆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飄然而逝火浴獲舍利五色塔寺西北隅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釋士珪號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和尚出家心醉楞嚴後南遊謁諸尊宿始叅龍門遠禪師以平時所得白遠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正和未住和州天寧紹興奉詔開山鴈宕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恐珪緣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人皆翕然歸敬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

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
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豎
拂子曰久雨不晴咄丙寅七月十八日召宗範長老
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毘凡
送者均得舍利塔于鼓山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講楞嚴于成都
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叅舉國師三喚
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
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聞心疑之告香入室

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
還辯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
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
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悅
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錘罔指一曰白悟請弗舉話待
某說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錘豎拂豈不是經中道
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
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
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
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因

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爲衆小叅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栢子民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賸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併建塔焉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 大別道

釋道元號徹菴綿州鄧氏子也幼於降寂寺出家受具謁大別道公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公命叅佛鑑佛眼皆蒙賞識又投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從之雖有所入終以鯁胸之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及元汝作麼生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 穹窿圓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峯章公得度旋謁穹窿圓和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遽曰看脚下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搖頭某便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辯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

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過僧曰真個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釋善悟號高菴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靈根自發聞冲禪師舉梁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旣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遂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衆曰旣是龍門爲甚却被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

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
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
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鉅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釋法忠號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
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徧叅名德後至
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迷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
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
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
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

和問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澗呼曰業畜當雨
一尺雨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
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
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毘耶釋迦掩室
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
濟喝若向牧菴門下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
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系曰牧庵旣悟一心三觀卽當揮塵爲台教吐氣尤
以未能泯跡乃徧扣達磨之徒正如香象渡河直
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纔跨龍門便能傾湫倒嶽

也偉哉世有習三觀者且指悟之一字不知其爲
何物誤認糟粕作醍醐詆壁觀爲護教豈非師子
之蟲耶故滄山集深斥台教傳佛心印書後卷當
刪去蓋令學者障悟門造地獄業不淺矣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七人
附見十人

南宋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一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二

廣鑑英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三

佛性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四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曇華傳五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六

光化吉
百丈廣
月庵杲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七

慧口能
南堂靜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八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九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十

黃蘗祥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十一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十二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十三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十四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十五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六

表自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七

智策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一

釋法寧因住沂州馬嶠山故號馬嶠山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叅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滾母高氏夢天人告曰古佛來也翌日師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剎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余山有精舍曰靈峯部符改曰昭慶禪院右丞朱諤請師爲開山第一代無何遷

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
沐浴端坐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
塔全身于寺之東隅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二

釋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
遊叅佛眼一日聞眼舉玄沙築著腳指話遂大悟住
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嘴生
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
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衆舉機和尚問僧禪以何
爲義衆雖下語未契厥心衆僧請益機代云以謗爲

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
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
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
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遂以後事委之
說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
性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
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閣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
處舍利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西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三

廣鑑英

釋守珣號佛燈卽郡之施氏子也初叅廣鑑瑛和尚

不契遂謁佛鑑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邯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

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徙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乞還鄮南至十月四日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

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聞維舌根不壞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四

佛性

釋袁覺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寫袁字守疑其嫌因戲謂之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瀉依佛性和尚入室陳其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俾充侍司遷掌賓客佛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待我點頭汝理方是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

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爲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鴻儒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辯河傾峽瀉叢林稱之未詳其終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五

釋曇華字應庵蘄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薤髮首謁遂和尚畧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叅知識靡所契證聞圓悟住雲居煅煉學者華往禮依侍悟乃痛與錐剗值悟返蜀指見帟丘隆

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漢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飲二十年來坐曲杲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與杲二甘露門嘗戒徒衆曰衲僧著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龜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

全身於東山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六

光化吉
百丈震
月菴杲

釋德光賜號佛照臨江軍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卽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腳在拈棒劈脊打出於是有省次謁月菴杲應菴華百丈震皆無所入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造焉入

室大慧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觀堂後示寂塔全身於東菴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七

慧目能高堂靜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也自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乃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過出家依慧目能和尚未幾疽生膝上五年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遂感異夢旦即捨杖趨履仍前一日誦至現

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至是始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辯宏放衆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詣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黨能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南遊禪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覺罔對於是夙夜叅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未許可次

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衆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曰覺華嚴云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叅見甚麼人覺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覺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狐狸曰如

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直須識取把鉞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系曰覺華嚴旣於講席有聲南堂過而稍施提勉便能罷講南遊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豈不駿哉至爲圓悟頂門一錐雖然魂飛要且命根未斷尚依識見呈偈遭圓悟一喝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噫古爲人師者必俟學者寒灰燄發絕後復甦方肯點頭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今人纔見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焉稱賞不亦彼

此皆瞎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其誰乎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爲良範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八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呼石頭和尚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啓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華能誦遂棄家投大隨和尚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公用回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愕然設禮願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念參究久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鎚火光迸出

忽然徹悟卽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婆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爲薙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叅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你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

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
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僧有甚勝
你處你有甚不如老漢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

系曰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備且拙學佛之志既銳且
勤始而迷則眸子如盲後而悟則通身是眼至于
說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得非能者復起耶
苟使其居讀五車出第三藏又烏有一鎚而火光
迸出之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亂愈起學固博執
益葑古人斥爲雜毒入心良有以也於戲世之錦

心繡口之士文龍義虎之僧能爲昌黎子之虛心
周金剛之自返胡慮油不出麵道不我親哉所以
追風逐日者非駑駘之足訶佛罵祖者豈鄙陋之
夫或膠錮於見知枳桔其比量又莫若頑璞之易
琢也

渾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九

釋居靜號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
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往謁堂舉香嚴枯木裏龍
吟話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
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劍若

不揮劒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靜珍重便行
後出世住東巖嘗謂衆曰叅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
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
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
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
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
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
須要行鳥道玄路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摧邪顯
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
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床床子受天下人禮

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怎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
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又偈曰十門綱要掌中施
會得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
基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十

黃蘗祥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月梵
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羣書
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
謁圓悟次叅黃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
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

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曰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人所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慍而去翌

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待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卽大悟慧卽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手

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
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各
喧宇宙道洽緇素出任教忠辦香爲妙喜拈出其爲
知本也歟

系曰凡爲人師者須具二種法方堪坐曲肱牀一先
明已眼二鑒機病源若已眼未明自尚拖枷帶鎖
胡能爲人解粘去縛不識病源未免備醫殺人之
陋所以久依爐鞴不能脫胎成器者非學人之罪
也爲學者亦須具二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
頭一不自知足二死後復甦若易知足必以魚目

爲珠若不死後再甦則生死命根不斷所以久入
選佛場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
喜一生不自宵晚登川勤之室直階華嚴七地不
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叅禪未曾大死一番苟非
妙喜屠龍之手而不珍魚目者幾希故遭振威一
喝直下喪身失命便能對衆作蟪蛄蟲大吼豈不
快哉嗚呼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
狂子失心而不可療者多矣曾未服醫父起死之
劑且急欲爲人指迷不亦謬乎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十一

釋道顏號曰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叅圓悟但登堂
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
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
於慧方大悟徹於是聲光遐溢黑白咸被其化僧問
如何是佛顏曰誌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
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
孫壻白曰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
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玄沙和尚顏
凡所說法大槩簡易如此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十二

釋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蒞政
有聲年二十五因閱遺教經忽省曰幾爲儒冠誤也
卽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天桃紅
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遂依保
壽樂公爲大僧徧叅名宿歸里結庵恙峯三年嘗以
卽心卽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嶼晦庵光在侍
持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
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爲衆入室需欲隨
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
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諾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

師耶乃鳴鼓訐其爲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旣爲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正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稱具眼宗匠云也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十三

釋道謙本郡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了矣將辭友人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圖悟妙喜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爲五事元曰著衣喫飯衲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

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
州子這回自別也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十四

釋清旦號慧通蓬州嚴氏子也初辭親愛卽嗜空宗
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日切乃腰包出關擬投叢
席時大瀉泰和尚住德山謁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
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
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旦聞平生疑
礙釋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墮
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甚脫野狐旦曰好與一坑

埋却住後上堂曰三腳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
到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
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
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
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旦之門庭嚴肅機語峻
利是故學者多難泊焉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十五

釋行機自簡堂郡之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
丰姿挺異才壓儒林少棄妻孥勤學出世精窮竺典
逸貫三乘竊欲離言單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之

撰述
道價擔簦相依稍觸鉗鋌密有契證因住莞山而刀
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
寥中每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
看斫樹倒地有聲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氷釋
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卽欣然曳
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
頭不知那個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聞者無不絕
倒叢林至今稱焉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六

表自

釋仰安未詳何許人氏穎異超羣幼年舍俗旣圓顱
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
果勤公之室時大瀉泰爲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
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
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覲面相呈
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
第二人果曰背後底潭安卽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
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
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
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

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
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
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
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爲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
一頓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
話意作麼生安鞠躬曰所供並是諸實眼笑曰元來
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
說箇甚麼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
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字安曰莫
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

自曰惟得恁麼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
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
聲播四方而不屈爲秦使命未幾出主靈巖納子輻
輳拈椎豎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七

智策

釋寶印號別峯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
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往聽
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筭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
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
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

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

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之際此爲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摸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

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
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
界卽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
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
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
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溝中也帝大悅詔住徑
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
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
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
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

時俱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曰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
經賜師命作敘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
師決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
初七夜雞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潤
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諡曰慈辯塔曰智光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七人
附見七人

南宋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一

海印隆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二

雪竇持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三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四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爻傳六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七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八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九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十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十一

澄甫崇真

成都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十二

嘉興府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十三

寂室二元大圖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十四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十五

清慧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十六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十七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一

海印隆

釋諱才號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爲驅烏弱冠得度
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憚遐扣勞逸弗介
一念力叅首謁海印隆公於大中偶見老宿達道看
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
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
林未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叅至結座擲拄
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
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
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祇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

撰述
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一日竊觀隣僧讀曹洞廣錄至
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
刀曰鳴剝剝是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大悟擱隣
僧卽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
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初住上封屢遷名
剎詞河辯海潮涌波騰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涘也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二

雪竇持

釋妙普號性空漢州人未知姓氏久依黃龍死心密
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慕船子遺風抵秀水
結菴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

詠嘗賦山居詩云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
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示衆偈曰學
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
不動于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
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歎曰衆生塗炭吾盍救之乃
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
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
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爲吾歿必矣願得一飯以
爲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訖當爲我文
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

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
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
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
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
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
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
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
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
終不壞尚饗遂舉筋飭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旣
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

段乃大呼斬斬賊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
之廬舍少長無恙者普之惠也僧問旣見佛爲甚不
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
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
葬矣壬戌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
要餒魚驚胡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普笑曰遲兄證
明耳徧告遐邇衆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
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
誰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
唱遂趺坐盆中口吹鐵笛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

普去塞岸其水洄漩衆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
住歌曰
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眞風徧
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尚聞笛聲鳴
咽於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泣競圖像
事之後三日見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
闍維舍利大如菽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
青龍菴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三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莊肅幼
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爲大僧謁

眞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雲居扣之源稍加痛劖
端負已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
經旨相表酌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
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
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
百丈文殊普賢幾爲汝累由是聲譽四馳道欽七衆
政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
劫火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語遂曰六合傾翻劈面
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
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

千傾月在波心說向誰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四

釋道震號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遷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辭謁丹霞淳與論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叅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曰子徹矣遂爲印可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顯著紹興已巳有律師妄踞黃龍衲子散子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

書達洪師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衆望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爲護佛法何謝之有況我與之素昧平生於是主事慙退故仲溫曰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噫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

釋法一號雪巢卽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聲洪氣偉具大人相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願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

沙門也願弗奪其志未幾慈覺歿禮靈巖通照禪師祝髮依十年覺心迷悶道無所入遂往蔣山謁圓悟一見器重之適悟奉旨住天寧亦在侍不契次見草堂於疎山一言之下忽爾徹其源底紹興七年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四遷巨剎最後住長蘆因慕天台形勝旰夕懷之於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高臥煙霞長嘯深翠處世而忘世也一日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乃入龕趺坐別衆而逝塔于本山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六

釋普交郡之萬齡畢氏子也幼穎異卓倫不泥塵滓惡喧嗜潔儼似納僧未冠得度五夏無虧首謁南明聽習台教偶爲檀信修事懺摩有人問曰師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言自懺罪性何來若爲他懺他旣非汝烏能爲懺交固不能對大慚易服逕投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斥交擬申問潭卽拽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便喝交豁然頓悟顧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其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拓開潭亦大笑於是名聞四達學者宗之後歸桑梓居天童掩關却掃者八

年寺偶虛席郡僚命開法恐其趣去遣吏候于道故
不得辭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
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者麼若無不
免將錯就錯去也凡見僧來必叱曰汝柳栗子未擔
時我已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
張弓趙州栢樹子靈源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
恁麼閒屑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拄杖
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杖
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
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然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塔于本山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七

釋道旻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興化蔡氏子也母
夢吞摩尼珠遂姪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
明寺見佛像遽趣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
稍壯宦學大梁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徧扣禪
林皆得染指後親瀉山詰禪師無所入謁泐潭乾公
具陳所得潭不爲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話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嘯曰會麼
旻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

潭便喝機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
旻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旻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卽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于灌溪遷圓通以符
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會請
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
長咸被其法澤未詳厥終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八

釋瑞仙會稽人幼纏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
家會試經披荆精習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虛空持者
爲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

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
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旣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
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
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
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
衣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處來
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山高鑒湖
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
曰猶是業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忽
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于慈氏嘗問僧三箇

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赴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你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者終于本山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九

釋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穎俊逸倫儕輩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會王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其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易舊名首叅死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

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風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爲擊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老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師聞述偈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菴於武寧匾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十

釋法因姑蘇嵎山朱氏子也少汨塵俗無意出纏年二十四始披緇服不終五夏遽爾遊方謁慧日雅禪師於東林慧日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問之擬對曰曰不是不是忽有所契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慧日戒曰子雖見已入微更假著鞭當明大法於是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四方仰之學者川鶩蟻屯就其鑪鞴因亦不辭煅煉隨機說法宋建炎末盜起江左乃順流東歸覺海緇白踵門問道嘗謂衆曰汝等當飽持定力弗

憂晨炊干求外務也晚年放浪自若稱曰五松散人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十一

澄甫
崇真

釋蘊能號慧目郡之呂氏子也少習儒博究經史年二十二於村落校書偶於山寺見禪冊在几閱之似有所得遂裂衣冠投僧圓具一鉢遐遊首叅寶勝澄甫禪師徵詰酬酢所趣頗異逕往荆湖方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諸公造詣益邁次抵大瀉叅瑤禪師瑤問曰桑梓何處曰西川瑤曰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親瞻慈相瑤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瑤曰會轉身麼能提具繞禪床一帀瑤曰不是

能趨出一日。璿問僧黃巢過後有人收得寶劍麼。僧豎起拳。璿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春喝出次。問能亦豎拳。璿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攔胸築曰：「殺得人。」卽休。璿笑曰：「三十年弄騎馬，今日被驢撲由。」是聲播諸方。返蜀初，主報恩次居中巖室中。嘗問崇眞龜頭曰：「如何是你空劫已前面目？」眞忽領悟，對曰：「和尚且低聲。」遂呈偈曰：「萬年倉裏曾饑饉，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時尋時尋不見，今日避時避不得。」能印可之。能住持三十餘年，說法不許人錄。臨終書偈辭衆端坐而化。閭維時暴風忽起，煙之所至皆雨。舍利道。

俗斷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壞而建塔焉。

系曰：能公不過一校書郎耳，纔覩禪冊便知落處，豈非再來人乎？況乃遨遊諸師之門，不無宵帛，方接大瀉眉睫，卽解轉身。其利器固可知矣。瀉尤未可至，問收劍因緣，前僧寧無入處而終爲揮下及能公則別有通霄一路，乃拈莖草而作吹毛大瀉，不免親遭鼈鼻一口。公可謂得大機用者歟。大瀉固善爲人師，能公亦不愧爲人弟也。嗚呼！世之師徒實主相見能具此風彩作畧庶不辜遊法海兩無遺憾，不然總爲無孔鐵鎚負黃面漢不少矣。勉哉。

成都府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十二

釋宗顯號正覺潼川王氏子也少選爲進士有聲嘗
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
不可得忽爾塵境自空歎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
白公得度蕭然一衲隨衆咨叅一日白公問高高峯
頂立海深海底行作麼生會忽於言下頓悟曰釘殺
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
服勤七祀出遊至京都淮淞徧歷叢林晚登五祖見
演和尚問未知關楨子難過趙州橋如何是關楨子
祖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

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見顯便問是
昨日問話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未過得白雲關在
顯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乃以白雲關意扣悟悟
曰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
老漢共伊理會一上耳次日祖往舒城顯與悟繼往
適會於興化祖問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
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後遊廬山回舉高高峯頂
立話所得之意白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
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
之德非索達本源不能到也顯侍之久祖鍾愛之辭

返蜀祖爲小叅復送之以頌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
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歸昭覺
白公尚無恙再侍之聲譽藹然初出住長松次主保
福大張爐鞴煅煉四方學者故龍象多出其輪下焉

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十三

釋法常開封人卽丞相薛居正之後也宣和七年始
解塵縛遐思高舉遂依長沙益陽華嚴軾公剃鬚髮
受田衣見者獅王居必寶社非法不言異軌弗顧深
慕大乘不斥小教一日閱首楞嚴經乃廓爾義天淵
通法海自是肆遊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台山萬年叅

謁雪巢一見機語契會命掌翰牋未幾請令首衆爲
僧入室大有風彩澹然處世不飾衆緣室中唯一矮
榻餘無長物紹興庚子九月望日語衆曰吾一月後
不復留矣至十月二十一日書漁父詞於室門曰此
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
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
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
去書畢就榻收足而逝塔于寺西南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十四

寂室光大圓

釋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也生而聰敏卓邁羣兒

不樂世華潛思寥廓幼依護國楚光落髮授以僧儀
一鉢蕭然研窮三藏首造國清寂室光公灑然有省
次往明州謁萬壽大圓禪師問甚處來曰天台圓曰
曾見智者麼曰卽今亦不少圓曰因甚在汝脚跟下
曰當面蹉過圓曰尚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也一日
辭圓門送之拊其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敬諾
欲往豫章參典牛遊和尚道由雲居風因雪塞路無
客進履越四十五日午聞板聲豁然大悟及造典牛
之門牛獨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板聲
來牛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

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
日起家一麟足矣後奉旨住雙徑大弘典牛之道圓
方學者鱗布蜩集將示寂時爲文以祭自危坐傾聽
至云尚饗爲之一笑後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
四大无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
泊然而逝塔全身于寺東岡之麓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十五

釋道樞號懶菴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叅道塲慧禪
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葦藏隆興初詔
遷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

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爲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十六

清慧

釋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魯誥竺墳過

目成誦初遊講肆如入龍宮性相玄途無不挾其英而挹其粹也所以法喜禪悅飯而飽餐潛踪五臺刀耕火種就巖縛屋一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稔一日歎曰大丈夫當以衆生爲急溺是胡爲遂携錫燕都徧歷禪寺隨緣演化七衆雲屯於是聲播寰宇道布宸宮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上京宮側告成極世精巧习若天宮暮師道價降旨請爲開山第一代說法賜牒普度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百萬爲僧尼次年詔迎旃檀瑞像供養于寺之積慶閣皇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五色無筭

光明徹於空表異香彌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百官
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謚曰佛覺祐國大師次年
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號佛智護國大師命
登國師座特賜金縷僧伽梨衣并珍異瓶鑪寶器金
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其震丹國王致敬
沙門古所未若於是時也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十七

釋有權號伊菴臨安昌化祁氏子也髫齡出家十四
得度篤志勤勵博究羣章十八知有向上一著殫力
參求首禮佛智裕公於靈隱時無菴和尚充第一座

權入室請益菴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權久而
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
既有所得精進益堅一夕危坐深入禪那至於達旦
雖行粥至忘乎展鉢隣僧以手觸之頓然大悟偈曰
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
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深加稱賞一日問權心包
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對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
其座曰此子他日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權於是深自
韜晦寄跡湖湘江浙之間十年然後或依應菴或見
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無庵出主道場召權分

座說法自是聲播諸方未久有華藏之命開堂云禪
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
霜如何是禪霜曰覩覩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
火著猛油煎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猢猻上樹尾
連顛師曰道無橫徑立處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聲
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
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
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出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
有箇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了也適來說道道無橫
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

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
子秋示微疾書偈而逝茶毘齒舌不壞舍利五色者
無數而建塔焉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

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南宋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一

慧溫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二

善能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三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四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五

安分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六

明州天童沙門釋咸傑傳七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八 法薰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九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一 白雲海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瑩傳十二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十三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十四 淨業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十五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冲傳十六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十七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一

慧淵

釋德昇號頑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稍長夢醒二十得度游心講席三學四衆以義虎推焉忽以支解自嫌翻然易輒更衣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法省要之旨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昇將擬對道叱曰莫錯於是退叅三年方領前旨入閩鼓山禮觀竹庵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曰閒言語言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昇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號蘿菴產于福州鄭

氏與昇同依竹庵於東未幾因竹菴謝事自以曾次而未灑然又謁高庵悟南華曷草堂清諸耆宿皆蒙賞音會竹庵遷閩乾元溫復歸省庵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肯之後住通州狼山與昇共樹竹庵赤幟爲一方良導也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二

善可龍

釋自圓號普雲綿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少能割愛卸欲枯如魚脫網入法苑似鳳棲梧十九試經得頒

祠牒染衣之後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教海五祀而後出關南下叅遊四衆咸推英俊偏扣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觀繪壁間胡人之像忽爾有省至夕白于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卽筴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高庵遣侍佛眼眼曰吾道東矣釋善能亦高庵嗣法門人其族嚴陵未詳姓氏一日高庵普請擇菜次庵知其緣熟忽以貓兒擲能懷中能擬議被

庵欄胃踏倒豁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歷侍既久德馨遠聞緇素傾心天人擁出住持福州中際大闡宗風世稱雙樹法幢云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三

釋彥充號宥堂杭之於潛盛氏子也幼卽慧性朗然善根內著生而知有願脫塵羈遂依明空院釋義堪薙髮五夏學律一鉢孤征逕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僧舉東林顏示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一任汝等咬嚼彥竊喜之直謁陳所見解東林謂曰據汝所見處正坐在鑑覺中也彥盡將

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專注一心精勤叅究一日聞傍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乃默自覺曰打草祇要蛇驚耳次日入室東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彥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也彥擬開口驀然被林欄胃一拳頓卽大悟汗流浹背點首言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哉呈偈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深然之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四

釋真慈號元庵潼川李氏子也總角卽慕空寂好遊

伽藍懇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圓頂受具足大小乘
戒潔肅冰雪解慧日隆耽嗜貝文徧遊講肆聽圓覺
修多羅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
動著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師無能識者歸舉受業
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案無出此
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錫圓通時中庵爲
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
佛亦是塵慈聞豁然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
塵復呈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

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
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
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出
庵領之於是聲揚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誨誘學
者大屠龍之手焉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五

安分

釋安永號水庵閩縣吳氏子也永生具道質行止肅
然身汨愛纏心懷遐舉弱冠薙髮高標物外聞有別
傳之道乃謁懶菴禪師於雲門入室之際菴顧而問
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

處會隨後便喝永條然契悟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揚下入處始得凡所說法簡明如此時有安分菴主少與永共隸業於安國後永偕依懶菴不契辭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聞街司喝侍郎來分忽大悟偈曰幾年個事掛胃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菴迎之付以伽黎衣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六

釋曇密號混源天台盧氏子也生卽英敏穎異匪凡幼失廢天志懷高邁初依邑之資福道榮研窮竺教十六圓具足戒登大僧籍大小律部瑩無瑕疵精習天台教觀而於頓漸偏圓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諸掌一日歎曰教乘之妙無得而稱但未離於名言終非見性不若更衣從別傳之學倘有隙見足快生平聞大慧唱道徑山腰包禮謁又訪雪巢一此庵元諸公皆無省發於是從閩而之泉南投教忠光和尚俾職維那聞忠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呈偈忠詰玄

沙未徹之語對酌無滯始囑曰子此後方可見大慧也於是受教辭往梅陽服勤四載慧嘗登座焉出世奉詔住持淨慈大弘教忠之道戶外之屨常滿示寂塔于本山之西北隅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七

釋咸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徧叅知識最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州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領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衣

鉢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住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主徑山及靈隱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楸子有般漆桶漢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如何是向上關楸子何異開眼尿牀我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老僧今日布施大衆去也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個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個迷悟兩忘薑搗堆頭重添搥擗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又舉金峯和

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和尚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如何是和尚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我當時若見他怎麼說好向他道你若自瞥地去自然不落這聖凡窠臼也又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這個公案叢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今日裂破面皮不免對衆納敗闕一上定要諸方檢點明白乃召衆曰這婆子住處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這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潑天潮頭到底自無涓滴仔細檢點

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若謂佛法二人俱未夢見在今老僧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卓拄杖曰盡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得了淨倮倮赤洒洒不可把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在師曰劒去久矣方乃刻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八

法薰

釋祖先字破庵廣安王氏子也幼歲出家力參祖道

夜不安寢一衲隨身聞密庵大弘臨濟之宗遂腰包
叅謁密庵知是大器深加錘撥一日密庵上堂示衆
忽有省後密庵住靈隱命師分座偶有道者問曰猢
猻捉不住時奈何師曰用捉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
成文有講楞嚴座主求示師說偈曰見猶離見非真
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
瞿曇時有石田法薰叅師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
詰之薰對曰焦磚打破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
領之後出世爲嗣法焉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九

釋崇岳字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也隆興二年得度
於杭之西湖白蓮精舍叅方最久後謁密菴傑和尚
聞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
心印因密菴還靈隱命居第一座久之出世首住平
江澄照次居江陰光孝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寧宗慶
元三年詔住靈隱三易寒暑乞老退居寺之東庵嘉
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垂語示學者曰有大
力量人因甚擡腳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貽囑
弟子以闡法是務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
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跌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塔全

身于北高峯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

釋師範字無準蜀之梓潼雍氏子也年九歲依陰平
山道欽和尚出家讀書過目成誦南宋紹熙六年始
腰包遊於成都正法寺請益堯和尚坐禪工夫堯曰
禪是何物坐的是誰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廁因
提前話有省明年出遊廣浙謁佛照於育王照問何
處人曰劔州又問帶得劔來麼師便喝佛照笑曰這
烏頭子也亂做師貧無資雜髮故人目之曰烏頭子
破庵居靈隱師侍次時有一道者問破庵猢猻子捉

不住奈何破庵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
於言下大悟未幾同月石溪公遊天台鴈宕時雪峯
雲和尚住瑞巖留師分座夜夢一偉人手持把茅授
與師次日明州清涼寺專使迎師方入院見伽藍神
牌書茅姓然其衣冠與夢所見無異住三年遷焦山
次雪竇又奉旨領主阿育王久之補雙徑無何召入
大內修政殿說法稱旨賜金襴衣加佛鑑禪師之號
師住徑山其殿宇兩遭回錄皆兩復新之又去寺四
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次於其西
數百步結庵爲歸藏之所又建重閣其上藏朝廷所

賜御翰師之先世居蜀遇亂絕嗣乃於山中設祠祀俗之祖父事聞於朝賜額曰圓照以徵其孝思宋淳祐戊申乃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旦日疾作遂升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親書遺表遺書數十言而與客言笑諧謔如平時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項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帝遣中使降香賜幣帛奉全身塔于圓照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一 附白雲海

釋道悟號佛光陝西蘭州冠氏子也師生卽齒髮俱長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二年偶宿臨洮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說偈曰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這個遂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欲叅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先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剎不畜一徒人或問和尚何不擇一法嗣去

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脚了也師腰包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衆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師方入門海遙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師進前曰諾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自卽退隱寺側先有羣盜盤踞劫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說後師居寺方三日乃率衆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

不爲非師爲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令公之再來也宋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閣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於臨洮大勢寺結夏闡圓覺經謂衆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叅爲衆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覓藥去侍僧將出門師已蛻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

臘三十有九弟子舉全身建塔焉

系曰迦葉聞那羅王三奏樂則三起舞非習氣其誰耶昔郭郭陽能爲國討賊拯民於塗炭今爲佛光居寺方三日便擒羣盜得非習氣使然者乎觀其著白衣騎黃犢而吹笛遊洛自稱於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此又不可思議也矣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瑩傳十二

釋曉瑩字仲溫未詳氏族歷叅叢席頓明大事四衆推重晚歸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見聞諸方尊宿提唱之語及友朋談說議論宗

教之言或得於殘碑蠹簡有闕典謨之說皆會萃成編曰羅湖野錄其所載者皆命世宗匠賢士大夫夫言之粹美機鋒之勁捷醇酢之雄偉氣格之弘曠可以輔宗乘訓後學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閱者不忍釋手云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十三

釋禪惠卽名山人也家世業儒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見以僧勸戲之遂棄儒從釋力叅祖道得大開悟初出住邑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耆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師答以

偈曰文殊駕師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
無妨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十四 淨業

釋顯嵩西蜀重慶銅梁李氏子飽叅倦遊出世住巴
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閭紹興中集衆說偈曰
八十年中嘗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
量不是山僧收舖早言訖端坐而逝茶毘舍利無筭
時有淨業和尚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
將殺之二羔銜其刀跪伏於門若乞母命師感歎棄
家爲僧力叅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刹心今朝

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十五

釋法全字無庵崑山陳氏子生有偉質溫粹不凡幼
請父母從道川禪師爲僧參請精勤志明大事一日
行靜濟寺殿前偶觸首於柱忽大悟旁觀者見其光
彩飛動而不自知自此徧遊名山叢席道價日益乾
道中將示寂衆求遺偈師瞪目下視衆又請遂援筆
書無無二字端坐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塔于金斗
峯

臨安徑山沙門釋冲傳十六

釋冲字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也首叅杭之妙果曹源生和尚大悟玄旨出世嘉禾之天寧次遷蔣山雪峯無何奉旨住四明天童三年詔補靈隱時京兆尹建法華寺特奏請師爲開山第一代允之未赴宋理宗降勅命主杭州雙徑師謂衆曰不赴法華則不信違徑山之命則不恭旣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遂慵然就法華開堂月餘卽御旨登徑山於是一衆響合歡聲若雷臨入滅乃手書記敘得法之由上堂說法辭衆入方丈囑後事至夜分正坐與衆論道移時蛻然而逝當理宗三年三月十五日也世壽八十

二僧臘六十一茶毘舍利瑩然弟子分塔二處一于本山菖蒲田玉芝菴一于金陵玉山菴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十七

釋德富保定易縣謝氏子也年七歲力求出家父母感異夢遂捨入興聖寺依真空和尚薙髮受具戒力究大法一日經行次忽大悟自是名播叢林宋皇慶初萬山壽和尚奉旨大興水陸齋會請師開堂說法七衆咸集師方升座說偈忽於座上放大光明徧照空際現諸瑞相良久方隱聞于朝廷賜通辯大師之號併金僧伽黎衣及後示滅有白光頂出照耀四達

茶毘得舍利數十顆建塔

无礙菴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



茶毘得舍利數十顆建塔

4506

